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蘇聯解體與第三世界

doi:10.30390/ISC.199206_31(6).0005

問題與研究, 31(6), 1992

Wenti Yu Yanjiu, 31(6), 1992

作者/Author：尹慶耀

頁數/Page：68-7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2/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206_31\(6\).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206_31(6).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蘇聯解體與第三世界

尹慶耀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共黨政權，當各國共黨尚未奪得政權前，都把蘇聯當作無產階級的祖國。

蘇聯曾經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家長。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訪蘇，在對中國大陸留蘇學生講「東風壓倒西風」時說，帝國主義有個「頭」，這個「頭」就是美國；社會主義也有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在同月間莫斯科世界共黨會議中，中共代表團強調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由於中共是以東西兩大集團對立為背景來說話，被認為有鼓吹美蘇對抗之嫌，使黑魯曉夫大不高興。不過，事實是在戰後幾十年的冷戰格局中，蘇聯確實是「東方集團」的領導者，而一九六八年八月捷克「布拉格之春」事件後的「有限主權論」，也是蘇聯以大家長的身分提出的。

蘇聯又曾是馬列主義世界革命的司令台。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念中，農業從屬於工業，鄉村從屬於城市，東方屈服於西方，所以他們的革命偏重於西方的工業社會。列寧特別強調帝國主義論，使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相結合，變階級鬥爭為國際鬥爭，從東方（現稱第三世界）迂迴進攻西方。

蘇聯解體了，它的影響廣泛而深遠。本文僅就其對第三世界的影響，作簡略分析。

於一九六一年在受咀咒的土地 (Les Dammes de La Terre) 一書中，第一次使用第三世界一詞。^①
大陸人士暢征在他的文章裏這樣寫著：

「第三世界」這個概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新概念。首先使用這個概念的，是法國人口統計學家、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索維 (Alfred Sauvy)。他在華沙條約組織建立的前三年，即一九五二年，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三個世界，一個星球」。文章寫道：「我們常說有兩個對抗世界（自由世界對共產主義世界）……却常常忘記還有一個第三世界」。索維使用「第三世界」這個概念，是從法國大革命的領導人阿比·伊曼紐爾·賽易斯在一七八九年一月寫的「第三等級是什麼？」這本小冊子中得到啟示的。大家知道，當然法國社會中存在著僧侶、貴族和平民三個等級。索維認為，在戰後的國際社會中也有類似現象：「第三世界像第三等級一樣遭到了忽視、剝削和鄙視」。這裏清楚地說明，最早使用這一概念的人，並不是從「冷戰」、從兩大軍事集團對峙這個角度提出問題的，而是著重強調了一些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即受剝削、受掠奪、受歧視、受壓迫，不能和像僧侶、貴族一樣的發達國家平等相處。這才是索維使用「第三世界」這個概念的本意。^②

日本學者四宮圭，也稱是法國人口學家索維首先使用「第三世界」一詞。它的內涵是指亞、非、拉丁美洲地區北起北緯三〇度，南迄南緯三〇度的主要部分，那裏大約有九十個國家。這位學者認為，此一地區內各國的社會經濟結構，與世界其他地區異其性質，它的開發展望，不能依靠西歐的經驗去理解。爲了儘可能表現其「無色」，應稱之爲與東方世界及西方世界不同的「第三世界」。這位學者的着眼在經濟和文化方面。

究竟法文的「Tiers Monde」與英文的「Third World」之普遍使用孰先孰後，或許還有爭論。但「Tiers Monde」似乎是原指第三勢力 (Third Force)。此後使用的第三世界一詞就特指發展中國家而言了。

關於索維在五十年代所鑄造的 (Tiers Monde) 一詞，就其原來的含義言，似以「無色」的解釋較妥。暢征的文章是從「革命」的觀點立論，已經是「有色」了。

二

共黨集團使用「第三世界」一詞較晚。

註① 朴在圭，「非同盟政治的構造與特性」，國際問題，漢城：極東研究所，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號，二七頁。
註② 暢征，「第三世界仍是客觀存在」，瞭望週刊海外版，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日號，二六、二七頁。

列寧革命成功後，曾經召開「東方民族會議」。他的「東方戰略」，就是要（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聯盟，是一種變相的「木馬計」。

一九一八年史達林發表「不要忘記東方」一文，認為東方是世界帝國主義「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後方。一九二二年他又在「談談民族問題的提法」一文裏強調：

「假使歐洲和美洲可以叫做前線，叫做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主力戰鬥的舞台，那末富於原料、燃料、食物、擁有廣大人口的受不平等待遇的民族和殖民地就應當承認是帝國主義的後方、預備軍。爲了贏得戰爭，不僅需要在前線上勝利，而且需要使敵人的後方、使它的預備軍革命化。所以，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勝利，只有在無產階級能把自己的革命鬥爭跟受不平等待遇的民族與殖民地的勞動群眾的解放運動結合起來，以反對帝國主義者政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才算有了保證。」^③

這些文字會使我們瞭解到，共黨爲什麼如此注意政治地圖上的東方。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初，「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第二次世界共黨會議）發表聲明說：

「這幾年的主要總結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威力和它的國際影響的急劇增長；殖民主義體系在民族解放運動的打擊下迅速瓦解；資本主義世界中的階級搏鬥日益加劇；……」^④

這是自我陶醉式的分析。這裏所謂殖民主義體系所在地，就是列史所稱的東方，支持那裏的民族解放運動，正是列寧「東方戰略」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這裏雖然把世界一分爲三，但不曾有第三世界的名稱出現。

中共過去也只強調亞、非、拉。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澤東和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談話時說：

「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中間地帶，這裏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⑤

六十年代中共和蘇聯走向分裂。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一日，人民日報根據毛澤東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鬥爭的談話，發表題爲「全世界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力量聯合起來」的社論，把中間地帶又一分爲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經獨

註③ 史達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一六六—一六七頁。斯大林全集第五卷，將題目改爲「論民族問題的提法」，四二—四七頁。

註④ 人民日報，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

註⑤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〇八九—一〇九〇頁。

立和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是第一中間地帶；整個歐洲、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後又加日本）是第二中間地帶。

一九七一年中共進入聯合國。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團長喬冠華（外長）在聯大首次發言，聲稱：

「中國仍然是一個經濟上落後的國家，也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國家。中國與絕大多數亞、非、拉國家一樣，是屬於第三世界的。」

這可能是中共使用「第三世界」一詞之始。當然，它的使用法，已與該詞的原有意義頗有不同。

一九七四年二月，毛澤東訪問中共的尚比亞總統卡翁達(Kenneth D. Kaunda)談稱：美國和蘇聯構成第一世界；中間的力量，例如日本、歐洲和加拿大，都屬於第二世界；「我們和你們」則屬於第三世界。鄧小平以此為依據，於同年四月十日，在聯合國大會關於原料和發展問題的第六次特別會議中，公開宣布了中共的「三個世界論」。它是一項國際統戰的戰略部署計畫，以第三世界為反霸的主力軍，以第二世界為反霸鬥爭中可以聯合的力量（同盟軍），以第一世界為孤立、打倒的對象。

東方、殖民主義體系、亞、非、拉、第三世界，在共黨的政治地圖上是同一區域，後來蘇聯和中共都使用這個名詞，儘管因時間、處所有異，其含義與範圍略有不同，但它主要是用來對西方作鬥爭的跳板或基地。

三

早在一九一六年，列寧就曾經寫道：黨「主張利用一切反帝民族運動來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⑥他要求「東方」搞民族民主革命。

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是要求各國無產階級及共產黨支持建設蘇聯，再以蘇聯建設的成果支持世界革命。

黑魯曉夫倡導三和政策，而他的「和平競賽」中，就含有「革命」的意義。一九六一年十月，他主持召開的蘇共第廿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蘇共的「新綱領」（第三個綱領），要經過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建設，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綱領說：

當蘇聯人民享受到共產主義幸福的時候，世界上又會有幾億人說：「我們贊成共產主義！」

他是準備以「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改變世界地圖的顏色，讓紅色地帶逐漸擴展，湮沒了整個世界。

註⑥ 列寧，「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列寧全集第廿二卷，中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三三七頁。

不過，我們也不能忘記，黑魯曉夫把戰爭分為三種：其一是核大戰，他認為那會使戰爭雙方兩敗俱傷，沒有勝利者，要絕對避免。其二是局部戰爭，他認為那會逐步擴大，使星星之火，成為燎原之勢，也要加以避免。其三是解放戰爭，他認為那不致發展成大戰，是要加以支援的。而解放戰爭，當然應該發生在第三世界。

布里茲涅夫因應西方「低盪」(détente)政策，高唱緩和和外交，但和平共處不能妨害社會變革(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三者應並行不悖。在美蘇「低盪」期間，蘇聯全力發展各式武器。並乘美國在越南受挫國際聲望地位低落之際，以軍經援助在亞非洲大事擴張。

戈巴契夫上台後，於一九八六年二、三月間舉行的蘇共第廿七次代表大會中，通過了「蘇共綱領新版本」，其第一部分第二節小標題是「現代世界中進步與反動勢力的鬥爭」，內容仍在鼓吹「偉大十月展開的全世界歷史性社會解放過程」。「最先在我國成為事實的社會主義，變成了一種世界性體制」。仍然指稱「國際反動派的堡壘乃是美國帝國主義」。

誠如李堯文和陳明山所說，過去，蘇聯一直宣傳現在的時代「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為主要內容的時代」，「社會主義是第三世界發展的必由之路」等等。^⑦

這話是沒錯的，前引一九六〇年世界共黨代表會議聲明裏就說：

我們時代的主要內容是由俄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開始的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蘇共綱領新版本」第二部分的標題就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現代的基本內涵」。蘇聯一直重視第三世界的「革命」——民族解放運動，而且這種觀念至少一直維持到廿七大時期。然而，問題也正如李堯文和陳明山所指出的：

「但近三十年來的歷史證明，蘇聯的援助和支持並沒有使一些第三世界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嚴酷的事實使新一代蘇聯領導人認識到，蘇聯過去對形勢的估計是『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現在的當務之急不是『輸出』革命，而是通過自身的改革，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利用榜樣的力量去影響世界。」^⑧

李、陳所指出的，乃是過去黑魯曉夫失敗之路。不過，蘇聯新領導人要將其對第三世界政策加以調整，乃是真正的事實。一九八六年末，蘇聯的星火(Ogonek)雜誌、莫斯科新聞周刊(Moscow News)、爭論與事實報(Argumenty i Fakty)等改革派報刊登場。由伏洛羅夫(I. T. Frolov)主編的共產黨人(Communist)以及科學與生活等雜誌也較前活潑。

註⑦ 李堯文、陳明山，「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政策調整」，瞭望，中共，一九八八年第三九期，三九頁。

註⑧ 同註⑦。

國際政治性雜誌，則開始認真討論「新思維」(New Thinking)。戈巴契夫則應美國出版商之請，撰寫重建：對國家與世界的新思維一書，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起，分別以俄文和英文在蘇聯和美國同時出版。書中第二編「新思維和世界」中的第五章是「國際社會中的『第三世界』」。在那裏，戈巴契夫基本上仍然使用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來分析問題。不過，他也提出了「把全人類的價值觀放在第一位」。^⑨「承認每個國家的人民有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自己的社會發展形式的自由這些原則。」^⑩這是重要的，這就等於承認全人類利益高於階級利益，而蘇聯也不必再強迫第三世界走「社會主義道路」。

四

重要的不是在理論方面如何講法，而是在實踐方面如何做。戈巴契夫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什麼特點呢？

依照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二日出版的新聞周刊上，刊載的「二十世紀基金會計畫」(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主任 S. Nihal Singh 就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政策所發表的意見，其中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一) 戈巴契夫外交目標的優先順序為：美國、西歐、阿富汗及中共。蘇聯內政、超強關係及限武談判是決定這個優先順序的三大因素。超強關係及限武談判，自然須以美國為對象。蘇聯希望能從西歐引進對蘇聯經濟有決定性影響的高科技產品，也想利用歐洲對美國「星戰計畫」的不安及西歐各國爭欲同蘇聯進行貿易等問題離間北約各國。至於與中共改善關係，則可用作對美行動的籌碼。

(二) 恩威並施拉攏巴基斯坦，以便從阿富汗的長期困境中脫身。

(三) 在第三世界「以最少之代價，換取最大之利益」。

對戈巴契夫執政時期之對第三世界政策析述較詳的是李堯文和陳明山的文章，除前已引述的不急於「輸出」革命外還有：

(一) 在「新思維」的指導下，拋棄過去的「單軌制」——「以我劃線」，順者親、逆者疏，路子越走越窄；改為推行「全方位」，廣交友，少樹敵。

(二) 在解決「熱點」問題上，通過政治對話解決衝突。過去布里茲涅夫時期，蘇聯到處伸手，幾乎所有「熱點」都有蘇聯的足跡，給後來的領導人留下一個個沉重包袱。蘇聯新領導則甩掉包袱，擺脫困境。文章舉出蘇聯撤出阿富汗，與美國

註⑨ 戈巴契夫，改革與新思維，中共：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一六三頁。
註⑩ 同註⑨。

達成中美洲問題的一定「諒解」等為例。

(三) 過去長時間內，蘇聯基於「支持世界革命」，擴大勢力範圍的戰略目標，在中東、南部非洲、中美洲和南半島，投下數以百億計美元的援助，廿七大時，戈巴契夫提出要「全面研究」蘇聯「對第三世界的經濟義務問題」。蘇聯外長也要求在處理國家間關係時要「儘量少給本國的經濟增加負擔」。於是，其對第三世界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有償互利，避大求實」。即從過去的以援助、貿易為主，改為以合作生產為主。^①

說蘇聯過去對第三世界政策是基於「支持世界革命」，和擴大勢力範圍的戰略目標是不錯的。二者相較，或許後者的比重更高。

日本已退休的職業外交官曾野明曾於一九八三年由產經出版社出版蘇聯觀察四十年一書，認為蘇聯的戰略重點是心理謀略工作，軍事力量僅係促其成功的一種手段。他具體指出蘇聯企圖控制中東石油和以南部非洲為中心的稀有金屬資源，以困擾資本主義國家。它竭力進行分化，使北約國家與日本遠離美國而中立化，以孤立美國。在美國周邊建立對美攻擊基地，使美國國民喪失鬥志。蘇聯的軍事力量就依此構想部署。

假如這是真的，蘇聯就需要在若干「邊緣地區」(Rimland)佈置一些戰略棋子。這項作為，在布里茲涅夫時期特別積極。一九七一年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訪問北平並發表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將訪問中國大陸的消息後，蘇聯先後與印度(一九七一·八·九)、伊拉克(一九七二·四·九)、索馬利亞(一九七四·七·一一)、有柏柏拉 Berbera 港可用，一九七七·一一·一三索馬利亞廢止該約)、安哥拉(一九七六·一〇·八，羅安達港 Luanda)、莫三鼻給(一九七七·三·三一，在莫三鼻給海峽 Mozambique Chan. 蘇協助擴建那卡拉 Nacala 為現代化港，並在貝伊拉港 Beira 關建空軍基地)、越南(一九七八·一一·三，峴港 Ne-Nang、金蘭灣 Cam Ranh Bay、高棉的金磅遜港 Kompang Som)、衣索匹亞(一九七八·一一·一〇，馬薩華港 Massawa)、阿富汗(一九七八·一一·五)、南葉門(一九七九·一〇·二五，亞丁港 Aden)、敘利亞(一九八〇·一〇·八)、剛果(一九八一·五·一三)等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中共當年稱這些條約為套在第三世界國家頸項的絞索)。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與北韓簽訂議定書，後者允將其羅津港(Na-jan)供蘇作軍事基地使用。這些沿海的港口，都可視為戰略要點，而蘇聯新發展的遠洋海軍，已有能力進行「砲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至於拉丁美洲，蘇聯是以古巴和尼加拉瓜為據點，特別是前者。

註① 「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政策調整」，前揭雜誌，三九～四一頁。

五

不管是「世界革命」也好，戰略擴張也好，那都是需要錢的。

季辛吉初訪北平，刺激蘇聯與印度締結友好合作條約。其後因孟加拉獨立而演變成的印巴戰爭，蘇聯就以大量軍火源源支持印度。

一九七五年蘇聯以飛機、船艦運送古巴軍隊至安哥拉。一九七七年蘇聯以空運補給十億美元的軍援物資至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eba）、亞丁、莫二鼻給的馬普托（Mapoto）及其他地點。一九七九年八月運送軍隊和補給品到南葉門和衣索匹亞。十二月侵略阿富汗，其安托諾夫二二型（Antonov-22）及伊留申七六型（Ilyushin-76）等飛機發揮了高度的效率。當然，它也支付了很高的代價。

蘇聯對外援助的數字，很難把握得正確。

李堯文、陳明山指出，在阿富汗，八年來蘇聯耗資二〇〇多億美元，死傷失蹤五萬餘人。在中東、南部非洲、中美洲和中南半島等地，投下數以百億計美元的援助，其中相當部分是無償贈予，有的則是低息有償而後又改為無償。

白毓麟在「亞太地略形勢的改變及其影響」一文裏指出，過去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援助一年高達一九〇億美元。^⑫其中，對越南的援助是，一九八六至一九九〇年共計一三七億美元。^⑬同期對北韓的援助共計一三六億美元。越南、北韓、外蒙、阿富汗一年消耗蘇援近一〇〇億美元。^⑭

蘇聯援助數量最多的是古巴和越南，一說安哥拉內戰高潮中，蘇聯援古每天八〇〇萬美元；越戰方酣時蘇援越每天六〇〇萬美元，但無法証實。不過，據莫斯科新聞一九九〇年九月二日的報導，古巴積欠蘇聯的債務為一五五億盧布。該報認為這是官方數字，實際數字可能更高。這個數字可能也不包括贈予在內。另據其他資料，蘇聯高價購進古巴砂糖，派自己的船替古巴運輸，好讓古巴自己的船去作生意等等，實際是變相援助。

至於越南，日本經濟新聞報導越南世界經濟研究所一位研究部長的話說，截至一九九〇年底，蘇聯給予越南的援助平均每年一〇億美元。一九九一年一月蘇給予越融資一億美元，無償援助一、〇〇〇萬美元。而截至一九九〇年底的五年援助約

註⑫ 原註：真理報（蘇聯），一九八九年六月廿八日；美國時代雜誌，一九九〇年三月五日。

註⑬ 原註：遠東經濟評論（香港），一九九〇年一月四日。

註⑭ 白毓麟（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亞太地區戰略形勢的變化及其影響」，東南亞研究，廣州，一九九一年一月號，一〇五頁。

定額為八七億盧布。盧布折算美元不易，不過如果過去是每年一〇億美元，則一九九一年的援助額僅僅過去的十分之一。¹⁵此外，蘇聯對第三世界的軍援數額，更不容易把握。馬森曾於一九八九年十月廿日在香港文匯報「世事漫筆」欄題為「蘇聯給金邊的軍援」短文中透露，據參加聯合國大會的亞洲外交官和柬埔寨抗越愛國力量代表揭露的數字，從一九八九年一月至九月為止，有十一艘蘇聯貨船抵達柬埔寨的金磅遜港，運去一萬四千噸的軍事物資，其中包括一〇〇輛的T-72坦克和裝甲車及其他重型武器。此外，蘇聯還給柬埔寨運去一六架米格廿一型戰鬥機和大量的小型武器。

柬埔寨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蘇聯對第三世界的軍援總額，恐怕是相當驚人的。這必然要提高蘇聯的軍事費用，以增加武器的生產。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戈巴契夫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報告，說明該年的軍事預算為七七三億盧布（約一、二九〇億美元），佔全聯盟預算總額的一五·六%。馬森於同年六月廿二日在香港文匯報「世事漫筆」欄「蘇聯的軍費開支」短文裏指出，那個數字不實。他說美國五角大廈估計蘇聯的軍費開支，佔其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五至十七。西方分析家則認為，把蘇聯所有與軍事有關的費用加在一起，總數應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廿五至三十五。

一九九〇年四月，美蘇兩國經濟學家和情報分析家在華盛頓舉行聯合會議。蘇方代表承認蘇聯軍費佔國民總生產的比重，官方數字為百分之九，美中央情報局估計為百分之十五，實際是百分之廿至廿五，絕對數字是約二、〇〇〇億盧布。¹⁶這對蘇聯經濟的壓力是很重的。

六

戈巴契夫調整過的對第三世界政策，有「收縮」色彩，隨著也就減少對外援助。蘇聯對越南的援助業見前述。對於古巴，依日本世界日報報導，一九九〇年中期，蘇聯通告古巴，自一九九一年初起，雙方貿易不再以物易物，也不再以盧布支付，而改用美元等可以自由交換的貨幣進行。安哥拉、衣索匹亞、阿富汗等蘇聯的盟國，也適用同一方式。依此，古巴每年將失去蘇援一五至二五億美元。此外還有幾點值得注意的：（一）在蘇聯支援木材採伐計畫的約五〇〇名古巴人，因和蘇聯人對立而返國；（二）蘇聯支持改革派的言論機關，要求降低同古巴的關係而對政府施壓；（三）五〇〇餘名東德顧問將從古巴撤退；（四）每年對古巴提供的一、三〇〇萬噸蘇聯石油，遲遲不能交貨。¹⁷

蘇聯對第三世界國家減少軍經援助，必然會打擊那裏的左翼政府的勢力，而蘇聯在那裏的影響，也將隨之減弱。

註15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六日，第九面。

註16 讀賣新聞，日本，一九九〇年四月廿五日，第五面。

註17 世界日報，日本，一九九〇年七月廿五日，第五面。

除蘇聯之外，東歐各國同樣經援第三世界國家，據匈牙利國營MTI通訊社透露，匈牙利對發展中國家債權為六億三、〇〇〇萬美元，波蘭二〇億美元，羅馬尼亞二五億美元，捷克或東德則可能達到八〇億美元。¹⁹

進入八十年代，蘇聯、東歐經濟陷入極度困難，紛紛進行經濟改革，而改革幅度則擴及政治，黨乃至意識形態。一九八九年後半，東歐共黨政權開始解體，共產黨放棄專政、更名或解散。即或倖存，自己的黨章上再不提「馬列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名上勾掉了「社會主義」字樣。鐮刀斧頭的標識被取消，若干共黨領袖的塑像被推倒。

蘇聯雖然遲至一九九一年底才解體，但戈巴契夫早已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公言蘇聯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已經站不住腳」，要實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蘇共終於一九九一年八月廿四日解散，蘇聯則於十二月下旬解體。

東歐、蘇聯等共黨國家解體一事，對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首先是不結盟運動。

早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尼赫魯(Pandit J. Nehru)曾在印度國會提出「第三地區」(Third Area)理論。這個「第三地區」不同於「第三世界」，它是指「不屬於美蘇兩大集團，消極方面不希望有戰爭，積極方面願為和平而努力，並互相合作的地區」。湊巧南斯拉夫與蘇聯反目後，狄托(J. B. Tito)倡言「積極和平」，也立足於東西兩大集團之外。一九六一年九月，廿五個國家首腦在貝爾格萊德集會，發起不結盟運動，後來成員國越來越多，都是第三世界國家。多年來以國際間的「第三勢力」姿態出現，利用美蘇對抗獲得不少便利。蘇聯和中共最初都反對不結盟運動的成立，後來都刻意爭取。現今東方集團的蘇聯、東歐共黨世界解體，不結盟運動究將何往，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乃是一大問題。

南非共和國斐京大學教授尤柏博士(D. M. Joubert)在他的「論蘇聯解體後對非洲的影響」論文中，引述一個英國專案任務小組的話說：「發生在東歐的現狀改變，對一般的第三世界國家具有深遠的政治影響，尤其是對非洲」。現今當然應該說是蘇聯改變現狀的影響更大了。

尤柏博士指出，在共產主義鼎盛時的一九九〇年初期，全球有六十個以上的國家積欠蘇聯共約八五八億盧布的債款，其中以古巴為最多。對非洲的貸款和援助在一三〇億盧布以上。可是，共產主義並未給非洲帶來迫切需要的經濟繁榮，反而造成衰退。情況日益惡化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共黨觸發戰爭而造成。農村人民基於安全理由湧往大都市。尤柏列舉積欠蘇聯八億八六〇萬盧布的莫三鼻給為例。莫國首都馬普托現有基本設施最多只能滿足四〇萬市民的需要，現今却不得不設法安置二〇〇萬人。其現在的領導人公開懇求鄰國不要步其後塵，以免重蹈覆轍。¹⁹

莫三鼻給的希薩諾總統於一九九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宣布放棄一黨專政，改採多黨制。作同樣宣布的有的比它更早，如

註19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九〇年五月十日，第九面。

註19 尤柏，「論蘇聯解體後對非洲的影響」，變動中的世界新秩序研討會論文，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世界自由日。又：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八日，鄧小平接見莫三鼻給總統希薩諾時說：「根據中國的經驗，我勸你們不要搞社會主義，至少不要搞籠統的社會主義，如果一定要搞，就搞有你們自己國家特色的社會主義」。

加彭（四月十九日）、薩伊（四月廿四日）、尼日（六月十六日）、安哥拉（七月三日）、剛果（七月四日）等是。多哥、貝南、象牙海岸等也在接受急劇的改革。

一九九一年內，安哥拉結束了長達十六年、三十萬人喪生的內戰。衣索匹亞馬克思主義總統馬里安（Mengistie H. Meles Zenawi），經過十四年的血腥統治後，終於逃亡海外。其鄰國索馬利亞總統巴瑞（Mohamud Siad Barre），統治該國廿一年，因內戰爆發而逃亡他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在多黨選舉中失敗，他領導了廿七年的國家，由非洲最富裕的國家變成一個窮國。肯亞總統莫伊，也因受國內外壓力，於十二月給予其他政黨合法地位。

亞洲的柬埔寨出現和平曙光，南北韓也走向和解之路。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運動也日漸式微。

馬列主義的信仰日趨動搖，共產黨的行列不受歡迎，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窄，共黨政權相繼失墜……，這些在第三世界逐漸擴散的傾向，不自蘇聯解體始。但正由於蘇聯是第一個共黨政權、曾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家長、世界革命的司令台，因之它的解體，必然更加速上述那些沒落的過程。

客觀看來，蘇聯解體對第三世界的前途而言，或許正是好的開始。

*

*

*